

老舍



老舍青岛文集

【第一卷】

◎ 诗歌

◎ 散文与杂文

◎ 日记与书信



文物出版社

纪念老舍诞辰115周年、从事文学创作90周年暨寓居青岛80周年

老舍



老舍青岛文集

《老舍青岛文集》编委会 编

【第一卷】

◎ 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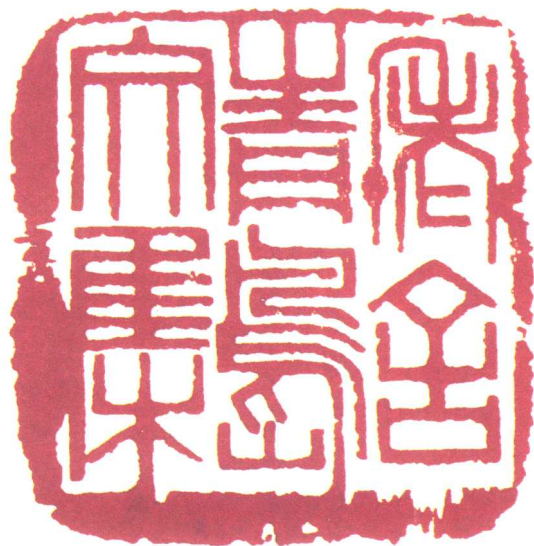
◎ 散文与杂文

◎ 日记与书信



文物出版社

纪念老舍诞辰115周年、从事文学创作
90周年暨寓居青岛80周年



我的经验中有你：我想起自己，必须想起来你，朋友！

——
礼物

允合



编纂委员会

主 任：王久军

副 主 任：郑安新 李钦坤 朱自强

主 编：舒 乙

顾 问：吴小美 舒 济 舒 雨

副 主 编：周海波 魏韶华 方 健

执行主编：巩升起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立强 吴大钢 周兆利 杨洪勋 修 斌 张 蓉

校 注：（按姓氏笔画排序）

巩升起 周兆利 周海波 杨洪勋 张 蓉 魏韶华

绘 画：舒 乙 初 剑

书 法：张 伟

篆 刻：成洪章

摄 影：张志瑞 卓 然

特约审校：栾淑贞 杨明海 王亚太



老舍在青岛中山公园，1936年

换了人间——记青岛骆驼祥子博物馆
舒乙为《老舍青岛文集》绘，2014年8月





老舍



五月青岛印象

初剑为《老舍青岛文集》绘，2014年9月

晚風歛霧濕膠州群島微茫孤客
愁一夏繁華成海市幾重消息隔
漁舟不闌榮辱待心苦每憶清高

文骨道燈影搖灕潮上急歸來無計

遣三秋

錄老舍詩三律之三
甲午之冬張偉



喜见《老舍青岛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舒乙

这套书最大的亮点在它的出版创意。

对一位作家，可以出版他的单行本的专集，也可以出版“选集”“文集”“全集”，还可以分门别类地出版其“戏剧集”“散文集”“诗歌集”甚至“序跋集”，还有“译文集”等等，但是，出版一套“地域文集”，却是一种新的思路。

何谓“地域文集”？就是将作家住在某一个地方所写的作品以及写那个地方的作品集中在一起，叫作在那个地方创作的作品文集。这样，就出现了《老舍青岛文集》。无疑，这是一个创举。

青岛之所以编好这套老舍文集，从老舍先生本人的角度看，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老舍先生在青岛住了三年，由1934年暑假起，至1937年8月止，相对来说，比较集中，比较稳定，也比较长，青岛是他的人生旅程中的重要阶段。

二、在青岛，老舍先生由一位业余作家成了一位专职作家，成了自由职业者，从此以写作为生，青岛是他的人生与文学创作的转折点。

三、在这三年里，老舍先生写出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断魂枪》以及散文《想北平》《五月的青岛》等，都成了他的代表作，并使他名扬天下，青岛时期也就成了他的“黄金时期”，有突出的意义。

四、在青岛期间他的个人生活最为安定，家庭幸福，有了三个孩子，其中两位是在青岛降生的，而且有一批好朋友，有的后来结为终生挚友，1935年暑假，这批好友在当地报纸上刊出过《避暑录话》专栏，成为以老舍为核心的文人荟萃的标志。

这四条理由都很充分，于是，《老舍青岛文集》便应运而生。当然，这得归功于青岛市及市南区有关方面领导和学者们的慧眼。他们决定要编纂这套书，很有眼光，很有主张，很有魄力，了不起！

他们成立了一个专业班子，是一批青岛的学者，有大学教授，有文物专家，有地

域文化学者，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编纂班子，开始扎实地工作，分工明确，定期碰头，按计划推进。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编辑这套书同时又是一个研究的过程，专门研究老舍先生和青岛的关系，详细研究老舍先生在青岛的足迹，包括他的活动日程安排，交友细节，探求其创作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一点一点地抠，都力求有准确的注解。总体上看，很好地实现了现代文学研究和地方文化研究的结合，得以在老舍先生诞辰115周年暨寓居青岛80周年之际出版这套文集，很有纪念意义和学术价值。

将来，伴随着这套《老舍青岛文集》的问世，或许还会有一部专著问世，成为编辑这套书的衍生物，叫作《老舍青岛写作地图》吧，这倒是一个额外收获，挺好。

我有幸出席过编委会的专业会议，那是因为在2014年8月上旬我有过一次青岛之行，是去画画，画了五张和青岛有关的画，应邀为《老舍青岛文集》的五卷书每卷配一张插图，顺便参加了编纂会，我很荣幸能为这套《老舍青岛文集》出点微薄之力，因为我也是青岛人呀，我很乐意做，我真的很高兴！

2014年9月5日于北京

寻故地，忆趣事

北京老舍纪念馆名誉馆长

舒 济

1981年初春，我跟母亲胡絮青应邀参加完山东大学校庆后，她想寻访在济南、青岛两地的旧居。这时母亲已76岁，她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山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为此，山大专门请一位录像拍照的赵老师随同前往。同时还得到了老舍研究学者孟广来、王行之、曾广灿、张桂兴等老师们的响应，我们一行七人在济南寻找旧居、拜访老友后，来到青岛。

1934年父亲辞去济南齐鲁大学的教职后，应聘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任教。9月举家搬迁青岛。母亲回忆，在青岛曾先后住过三个地方。刚到时租住在莱芜路一处洋式平房（现登州路10号甲），四周空旷，人家稀少。母亲说家中人口也少，心里总有些害怕。1935年二三月间搬到距山大更近的金口二路（今金口三路）一所二层小楼的楼上，在这里父亲出版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樱海集》。5月，他在序言中写道：

推开屋门，正看邻居家院里的一树樱桃。再一探头，有两所房中间的隙空看见一小块儿绿海。

年方十九个月的小女生于济南，所以名“济”，生于济南者名“济”，则生于青岛者——这十篇差不多都是在青岛写的，应当名“青”或“岛”。但“青集”与“岛集”都不好听，于是向屋外一望，继以探头，“樱海集”岂不美哉！

集中收有后来被改编为影视与舞台剧的《月牙儿》。

1935年8月，母亲生了我的弟弟，取名“乙”。家里添丁，有了保姆，这个住所就嫌拥挤了，经过两三次周转，当年底全家搬到了黄县路6号（即现在的12号）二层楼房的一楼来住。母亲说这里离山大校门近，环境安静，有院子可供父亲习武锻炼身体，小孩儿有地方玩儿。在此一直住到了1937年8月。这时已到了日本侵略军即将占领青岛前夕。国难当头，人心惶惶，百姓纷纷外逃。正好这时母亲刚生了妹妹，取名

“雨”。熬到8月中旬，母亲出院，全家才仓忙逃离青岛，又来到济南。

我离开黄县路这个住所时，已快满四岁，可惜那时的生活情景已没有什么记忆了。当我们一行人进入这住所的院子时，母亲四处张望打量，回想这里是不是四十多年以前曾经住过的地方。正在犹豫时，她注意到楼南侧的院中，有处石板铺的甬路。甬路围着的圆形土地上，有枯枝杂草。这里正好跟我小时照的相片上的场景很吻合。照片上，我大概三岁，夏天光着胳膊露着腿，坐在一段弧形的长石条铺的路上，双手扶着石面，身后有辆小三轮自行车。小石路四周长满花草。照片上的小石甬路很像这里的石甬路。让我母亲想起这里就是在青岛住的时间最长、最后离开青岛的住所。

在我们得到现住房主人的允许后，进入楼门。一进门母亲说：“对了，左手朝南的第一间是客厅，旁边第二间、第三间是卧室。”随后走入楼道北侧的最东边的一间房子（一楼东北角）对我说：“这就是你爸爸的书房。他的书桌，就像现在这张桌子似的放在东窗下面。《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断魂枪》这些小说，都是在这里写的。你那时很淘气，在他写作时跟他捣乱！”

母亲看到这所旧居，楼房与环境变化不大，感到特别欣慰、高兴。兴奋地讲了不少有关我的事情，给我消失的记忆中增添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1936年夏，父亲辞去了山大的教职，在家以写作为职业安心进行文学创作，开始写《骆驼祥子》这部长篇小说。他写道：

我开始专以写作为业……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

这是我的重头戏……是给行家看的。

后来我看到他在写《骆驼祥子》期间所写的散文《有了小孩以后》（1936年11月《谈风》第三期）里，生动地写下了孩子对他写作的干扰。

小女三岁，专会等我不在屋中，在我的稿子上画圈拉杠，且美其名曰“小济会写字”！把人要气没了脉，她到底还是有理！再不然，我刚想起一句好的，在脑中盘旋，自信足以愧死莎士比亚，假如能写出来的话。当是时也，小济拉拉我的肘，低声说：“上公园看猴？”于是我至今还未成莎士比亚。小儿一岁整，还不会“写字”，也不晓得去看猴，但善亲亲，闭眼，张口展览上下四个小牙。我若没事，请求他闭眼，露牙，小胖子总会东指西指的打岔。赶到我拿起笔来，他那一套全来了，不但亲脸，闭眼，还“指”令我也得表演这几招。有什么办法呢？

母亲还告诉我，自从有了弟弟以后，她主要照顾他了，把我多交给了父亲。这样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了。在父亲另一篇散文《文艺副产品——孩子们的事情》（1931年5月《宇宙风》第四十期）中的一段“（二）新蝌蚪文”里写我如何在他身

边“写字”。

在以前没有小孩的时候，我写坏了稿纸，便扔在字纸篓里。自从小济会拿铅笔，此项废纸乃有出路，统统归她收藏。

我越写不上来，她越闹哄得厉害：逼我说故事，劝我带她上街，要不然就吃一个苹果，小济一半，爸一半，我没有办法，只好把刚写上三五句不像话的纸给她：‘看这张大纸，多么白，去，找笔来，你也写字，好不好？’赶上她心顺，她就找来铅笔头，搬来小板凳，以椅为桌，开始写字。

她已三岁半，可是一个字不识。我不主张早教孩子们认字。……

这就可以想象到小济写的是什么字了：用铅笔一按，在格中按了个不小的黑点，然后往上或往下一拉，成了个小蝌蚪。一个两个，一行两行，一次能写满半张纸。写完半张，她也照着爸的样子说：“该歇歇了！”于是去找弟弟玩耍，忘了说故事与吃苹果等要求。我就安心写作一会儿。

1936年11月父亲出版了他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蛤藻集》。集内收入了写拳师凄凉命运的小说《断魂枪》。在他10月写的序中，又说到我。

收入此集的有六短篇，一中篇；都是在青岛写成的。取名“蛤藻”，无非见景生情：住在青岛，看海很方便：潮退后，每携小女到海边上；沙滩上有的是蛤壳与断藻，便与她拾着玩。拾来的蛤壳很不少了，但是很少出奇的。至于海藻，更不便往家中拿，往往是拾起来再送到水中去。记得在爱尔兰海边上同着一位朋友闲逛，走到一块沙滩，沙子极细极多，名为天鹅绒滩。时近初秋，沙上有些断藻，叶短有豆，很像圣诞节时用的 Mistletoe。据那个友人说，踩踩这种小豆是有益于脚的，所以我们便都赤足去踏，豆破有声，怪觉有趣。在青岛，我还没遇上这样的藻，于是和小女也就少了一种赤足的游戏。

设若以蛤及藻象征此集，那就只能说：出奇的蛤壳是不易拾着，而那有豆儿且有益于身体的藻也还没能找到。眼高手低，作出来的东西总不能使自己满意，一点不是谦虚。读者若能不把它们拾起来再马上送到水中去，像我与小女拾海藻那样，而是像蛤壳似的好歹拿回家去，加一番品评，便荣幸非常了！

上面是我在这所旧居，受到父亲抚爱的回忆。如今已过去七十多年，可是细想起来，那时我和弟弟妹妹，主要还是我，年幼无知，淘气哭闹，对他写作的干扰该有多么厉害。父亲能在这样的干扰下写作，是多么不容易啊！

父亲在青岛仅住了三年，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对他的人生道路，有着特殊的意义。当时他正值中年，精力充沛，文思敏捷，勤奋刻苦，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过着稳定而平静的教书与写作生活。所写的《骆驼祥子》《月牙儿》和《我这一

《四世同堂》成为反映大都市最底层人民命运的著名悲剧小说。青岛时期创作成果丰硕，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上的地位，成为独具风格的大家，他的文学的、语言文字的格调更趋成熟，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他对从事文学创作的态度也更坚定自信。他决定由教授兼作家，在教学之余写作，转为专职作家，开始靠写作卖文为生的道路。1937年七八月间，我国正处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占领青岛的前夕，他为民族的生死存亡和个人家庭的安危，忧虑着急。他酝酿并准备“投笔从戎”，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和决心，去参加抗战。父亲处在他人生重大转折时期，他所写下的作品，更具个性，更具特点，心境沉重，幽默笔调里不乏悲愤，笑中有泪。

我今天感谢青岛市特别是市南区的领导和人民，为纪念老舍先生，修复了黄县路的旧居，并对外开放。如“艺海拾贝”，让这处旧居展现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家真实而具体的生活面貌及其创作的成就，为青岛，为我国的文化事业积累更多的精神财富，惠及我们的后代。旧居是缅怀作家场所，是作品的诞生地，作家的旧居与其作品两者密不可分。只有多读作品，才会更好地传承这份文化精神。青岛的学者们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抓住了这一点，着手整理编辑父亲在青岛写的全部作品和文字，还包括在其他地方写青岛的作品，准备出版一部多卷本《老舍青岛文集》。我感谢他们，在父亲的作品里，首创了这么一套有意义有价值的地域性专集。

祝贺多卷本《老舍青岛文集》编纂出版成功！

2014年10月于北京

《老舍青岛文集》编纂出版说明

1934年9月上旬，老舍自济南东行青岛，应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之聘前来任教，开启了人生旅程与文学创作的青岛时期，山海之间，度过了三年青岛岁月。当其时也，其教育艺术已臻于成熟，家庭生活亦更见美满，而文学创作正登临巅峰。

三度春秋，先后栖身莱芜路、西鱼山和黄县路寓所，老舍写下大量作品，凡90余万字，日近千言。整体上看，老舍青岛时期的文学创作蔚为大观，除了当时尚未涉足的戏剧领域之外，其各种体裁的代表作均可见之于青岛，长篇小说有《骆驼祥子》，短篇小说有《断魂枪》《上任》等收入《樱海集》和《蛤藻集》中的作品，中篇小说有《月牙儿》《我这一辈子》，散文有《想北平》《五月的青岛》及《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等，旧体诗有《诗三律》，新诗有《礼物》，文学评论有《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得》，创作经验谈有《老牛破车》，特别是《骆驼祥子》的问世引起海内外的广泛瞩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立下了一座里程碑，光辉所及，八方为之回响。1937年8月中旬，因战乱原因告别青岛以后，他依旧充满了对青岛的怀想，写下不少以青岛为主题或者含有青岛元素的作品，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书信《南来以前》《乱离通信》以及散文《这一年的笔》等作品，在真切记录“七七”事变以后个人生活与创作困境的同时，亦以史家笔法忠实描绘了民族危难背景下的城市命运，实现了文学与历史的深度结合，为青岛贡献了一部非常时期的城市备忘录，也为历史留下了一部珍贵文献。1941年写于昆明龙泉村的剧作《大地龙蛇》再度建立了与青岛的命脉关系，将其第三幕场景设置在了海上青岛，寄托着民族团结、文化融合、科学救国与世界和平的理想，想来，这又何尝不是老舍对青岛的一次深情回望。客观地看，老舍是1934~1936年间山东大学人文学科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同样也是20世纪30年代寓居青岛作家群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不唯个人创作硕果累累，还与洪深、赵少侯、王统照、杜宇、臧克家、孟超、李同愈、王亚平、王余杞、吴伯箫、刘西蒙等共创文学副刊《避暑录话》，在夏日青岛谱写了一部同人话语经典。老舍的青岛气象万千，青岛的老舍风华正茂，山海交映之间，日月循环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文武兼备而神光内敛的老舍。况且不仅如此，青

岛的意义还表现在“转变”的维度上，这是创造、皈依与穿越的共同历程：在青岛，他实现了从大学教授到“职业作家”的转变，内心蓬勃的文学理想缘此而澄明而升腾；也是在青岛，他实现了从优秀作家向伟大作家的转变，以一部为城市贫民立传的《骆驼祥子》显现了书写者的普世良知；同样也是从青岛开始，他逐渐实现了从书斋作家到以笔为武器的抗日战士的转变，舍下小家而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之中，担负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庄严使命。对青岛，老舍可谓一往情深，这不仅仅表现在其作品当中，也不仅仅存在于青岛是心目中最适意的安身立命之所这一世俗层面，青岛更是与其圣俗合一之灵魂气质相契合的精神家园。正因此，老舍的“青岛作品”自是意味深长，构成了一个不同凡响的价值体系，别具本质感、融合力与启示性。光阴绵延，青岛岁月成为老舍的黄金时代，至今犹令人怀想不已。

2014年，值老舍诞辰115周年、从事文学创作90周年暨寓居青岛80周年，三重视野的交叠加深了我们对这位文学巨匠的怀想。缘此，我们有了编纂一套有学术内涵、有纪念价值、有地域特色的《老舍青岛文集》的想法，不是简单地把作品汇集起来，而是要反映青岛岁月的景深，要对当时作者的生活、教书、创作以及交游等方方面面的行迹尽可能地梳理清楚，对作品进行着眼于文学精神与地域精神协调性和渗透力的阐释，打开现代文学与地方文化的通路，显现老舍与青岛的同一个奥义，建立作家与地域的文化共同体，冀望以此纪念老舍先生，传承历史并开启有益于未来的文学创新与文化自觉之路。我们深感荣幸，因为有机会站在现代文学与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有新意、有深度的结合点上，达成新的文学与历史的默契；我们也备感责任重大，因为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而且也是青岛市特别是市南区文化遗产保护、整理与研究的新契机，寄托着大家的共同期待，借此来彰显前贤之光辉，在昭显“文化青岛”之历史机缘的同时，亦可对其未来可能性有所启悟；当然，我们也因之而愈感诚惶诚恐，因为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现代文学大师的带注释的地域性作品全集，其研究、整理与编纂的艰难性可想而知。因之，编者有如履薄冰之感，唯以虔敬之心为之，接获老舍的启示，接获那从高处降临的“文学”与“青岛”的双重慧眼，照亮发现、理解与阐释之路。

《老舍青岛文集》编纂委员会

2014年11月26日